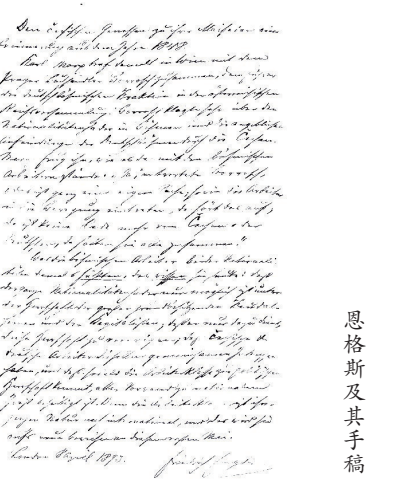


从恩格斯的信看军事科学研究方法

□ 曲跃厚



恩格斯及其手稿



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正如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对马克思的一生特别是他的两大发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说马克思是“巨人”，称“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评价，同样适用于对他自己的评价。这是因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主要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而这本书恰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写作的；他的第二个伟大发现主要是在《资本论》中提出的，而这本书的第二、三卷恰恰是由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整理出版的。恩格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

1895年8月5日恩格斯逝世以后，对他的一生最权威的评价是列宁撰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引用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说：“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并指出恩格斯是马克思逝世后“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除了他在上述两大发现中的贡献外，其他贡献还包括：他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史前史认识的贡献，以及他在《皮蒙特军队的失败》《德国农民战争》《山地战的今昔》《步枪史》等著作中和他为匈牙利战争撰写的一系列战地新闻、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相关条目中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贡献。而且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有一个优势，他有从军经历，在柏林的炮兵旅服过兵役，并参加过

1849年5月的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马克思称为“军事权威”，被马克思的女儿燕妮称为“将军”。因此，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曲，马克思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个主部主题的第一小提琴手的话，那么恩格斯就是自然辩证法、军事理论等副部主题的首席小提琴手。尽管他本人十分谦虚地说：“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这里的“几个专门的领域”，就包括军事领域。

应该注意的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不仅要注重他们的著作，而且要注重他们的通信，因为他们的许多重要思想是在相关通信中表达的。例如，马克思在给查苏里奇的回信中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在给魏德迈的回信中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回信中关于历史发展合力论的思想，在给卡内帕的回信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可以归结为人的自由发展的思想，等等。因为著作本身往往犹如“酸果”，并不好“啃”；通信等其他言论则犹如甜点，更能引发食欲即兴趣。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的。

这里，仅以恩格斯致国际工人运动著名革命家魏德迈的信中的相关内

容来考察一下恩格斯关于军事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些观点。恩格斯在1849—1865年16年间共给魏德迈写了14封信，直接涉及军事问题的有7篇，他在其中提出了以下富有启示的重要观点。

第一，军事具有重大意义，需要“啃”。这里的“啃”，就是刻苦钻研，因为这里的“军事”主要是指军事理论、军事科学。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沿着崎岖小道刻苦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恩格斯就是这样一个下苦功夫“啃”军事的人。他在1851年6月19日致魏德迈的信中说：“我自从（1850年11月

——引者注）迁来曼彻斯特以后，就开始‘啃军事’”，因为“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强调，光凭爱好、兴趣和自学是不够的，因为“自学往往是空话，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当前，我们研究军事理论，首先就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和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其次要研究一般军事理论，包括古今中外的军事思想、战略战术、军事科技等等，在理论研究上“啃酸果”“下功夫”，用科学的军事理论来指导军事实践，切不可忽视军事理论的重大意义。

第二，要了解历史细节。恩格斯

在1851年6月19日给魏德迈的信中，6次提到“历史”、4次提到“战争史”、2次提到“史料”，5次提到“细节”，表明历史细节在军事研究中至关重要。他强调，研究战争“要求事先了解很多历史细节”；如果“完全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肤浅”，那么细节就“根本得不到解释”，就不可能“了解实际的、确实存在的东西”，进而得出一般的理论，并“正确评价军事历史事实”。他在这封信中谈到许多细节，如基本战术、筑城原理、野战工事、各种类型的桥梁、各种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等等。他在1865年3月10日给魏德迈的信中还谈到他所熟悉的大炮的许多细节，如拿破仑大炮是一种12磅重的轻型滑膛炮，装药的重量是炮弹重量的四分之一；普鲁士火炮是一种从尾部装弹的24磅的长管青铜后装线膛炮，炮弹的重量是54磅，装药的重量是4磅，等等。这种实证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法。以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恩格斯说，马克思潜心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考察了“法国时事的一切细节”，从而撰写了这部“天才的著作”。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断，即“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他们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

激战云山城

□ 高 强

云山，是朝鲜北部的交通枢纽，云（山）温（井）、云昌（城）、云宁（边）、云博（川）公路在此交汇。云山城周围峰峦起伏，河流纵横。1950年11月1日至3日，中美两军在这里展开首次交锋，战况激烈，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

秘密接敌，提前总攻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后，在开进中与疾速向北冒进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遭遇，打响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至10月29日，志愿军先后歼灭南朝鲜第6师大部和第8师一部。志愿军司令部命令第39军攻歼云山之敌南朝鲜第1师，以阻击其向温井的南朝鲜第6师靠拢。军长吴信泉、政治委员徐斌洲决心集中8个步兵团在2个炮兵团、1个高射炮兵团支援下，采取正面突击与侧后攻击相结合的战法，首先攻占云山城，然后向龙山洞方向发展进攻。此时，美骑兵第1师正奉命从平壤北上云山、龙山洞地区，准备接替南朝鲜第1师，并继续向中朝边境地区推进。

为了隐蔽作战意图、达成围歼云山之敌的有利态势，10月25日晚，第39军兵分左右两路，翻山越岭向云山城疾速开进。次日晚，左路第117师进至云山西北5公里处的鹰峰洞。10月28日午夜，该师在漆黑夜色掩护下疾速东进，并很快控制了云山至温井公路以东地区，鹰峰洞两侧阵地则由随后跟进的第116师接防。右路第115师于29日进至云山以西龙兴洞一线。这样，第39军就从东北、西北、西南三面将云山地区之敌包围。

第39军决定于11月1日19时30分对云山之敌发起总攻，拟以第116师担负主攻任务，从西北方向沿三滩川两侧山地向云城内进攻，并以一部兵力向上九洞方向发展进攻；以第117师主力由东北方向实施助攻，首先歼灭三巨里之敌，然后与第116师左翼团会合，从东面进攻云山，另以1个团插到上九洞断敌退路；以第115师1个团从云山以西的诸仁洞沿公路两侧向立石上洞、立石下洞方向攻击前进，另1个团进至云山至龙山洞公路之龙头洞，切断公路，阻击增援之敌。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1日下午，

第116师指挥所观察员发现云山之敌有撤退的迹象。后来得知，其实是美骑兵第1师部队第8团与南朝鲜第1师第12团在换防。第116师师长汪洋立即向吴信泉报告最新敌情，建议提前发起总攻。吴信泉同意这一建议，适时调整作战部署，总攻时间提前到了17时。

不畏强敌，专打王牌

总攻开始后，第39军主力在炮兵支援下，分三路发起总攻。第116师第348、第347团的4个突击营，沿三滩川东西两岸向云山猛攻，于2日凌晨从不同方向突入云山城。第117师发起攻击后，经3个多小时战斗，攻占三巨里，随后又协同第116师歼灭了朝阳洞之敌，然后向云山城发展进攻。

第39军各部队发起进攻后，才发觉与他们交战的对手是美骑兵第1师的部队。美骑兵第1师创建于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有“开国元勋师”之称，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是美军的王牌机械化部队。在云山接防的是骑兵第1师第8团，并加强有美第9野战炮兵营、第6坦克营等分队，机动力、火力、突击力都很强，另有南朝鲜第15团协助其防御。第39军指战员发现对手是美军王牌师后，毫不畏惧，战斗意志更加高昂：打的就是王牌部队！从北面突入云山城的第347团第7连，在云山西街十字路口发现3辆美军坦克引导10余辆汽车满载步兵向城外逃窜，立即展开攻击，迫使美军弃车逃命。第348团第7连2排在云山街区与撤退的300余名美军遭遇，在第116师第二梯队第346团第2营投入战斗后，直插云山城。该营火力连4连与美军展开巷战，与第一梯队在街区会合。战至2日3时30分，第116师顺利拿下云山城。第116师师长汪洋回忆说：“三个团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先后攻入云山市内，与美军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杀声四起，刺刀见红。美国兵从未见过如此神速的猛扑，更不适应近距离的白刃战，渐渐乱了阵脚，溃不成军。”

连续作战，扩大战果

在第39军的猛烈打击下，云山

下创造”，就出自这部著作。如果我们只是抽象地研究历史、研究军事，只重宏大叙事，不重历史细节，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坐而论道，等待我们的就可能是失败而不是胜利。细节决定成败，道理就在这里。

第三，地图和外语是研究军事的重要工具。恩格斯在1851年6月19日、8月7日，1852年4月16日、1853年4月12日给魏德迈的4封信中10多次谈到地图问题，这绝不是偶然的。他强调，必须要有“好的专门的”“可靠的”“详细的”“适用的”“令人满意的”地图、地形图、地图集、平面图，表明地图在军事研究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地图”，在今天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信息。换言之，没有及时准确的信息，就打不了仗、打不赢仗。在这4封信中，恩格斯还多次谈到外语问题，强调了解外军情况、研究军事著作必须学会外语。他谈到了5门外语，包括英语、法语、俄语、梵语和南斯拉夫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这表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掌握对手的语言，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说些什么，否则就会像聋子、瞎子和“蠢驴”一样，“把自己弄得糊里糊涂”。恩格斯之所以如此强调外语也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是达到战争目的的手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研究军事，必须有好的工具、好的方法，这样就会事半功倍，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军事研究人员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刻苦学习外语，做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文献。这样，我们就会多一个视角，更加客观、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军事问题。

『旋风司令』韩先楚

□ 于 德

1946年5月，时任东北民主联军南满第4纵队副司令员的韩先楚，先后参与指挥了鞍（山）海（城）战役，接连夺取鞍山、海城、大石桥等重要城镇，有力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嚣张气焰。在随后的新开岭战役中，韩先楚更是率领纵队第10师从200里外日夜兼程，旋风般围住进攻敌军，全歼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第25师，在东北战场首创一次战役全歼国民党军一个精锐师的战绩，受到中央军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辽东军区的表彰嘉奖。

1947年9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韩先楚出任东北民主联军第3纵队司令员。在歼灭国民党第53军116师的战斗中，韩先楚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长途奔袭直取虎穴的战斗精神和迅雷不及掩耳的战斗作风，端掉了敌116师师部，成功伏击消灭了该师其他增援部队，俘虏师长刘润川，再次显示了他高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艺术，使得“旋风司令”之名广为人知、威震敌胆，以至于国民党将领也认为在东北最难对付的是韩先楚的“旋风部队”。

海峡飞渡，霹雳海疆

1949年底，按照中央军委关于早日解放海南岛的战略指示，时任第四野战军12兵团副司令兼40军军长的韩先楚，积极贯彻中央军委作战意图，亲自走访船工渔民，多方进行实地调研，了解掌握地形水文、海情敌情、渡海作战规律，带领部队苦练渡海作战本领，主动做好战役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出现战机即可向琼州海峡挥师南进，将胜利旗帜插上海南岛。然而，由于受金门渡海作战失利的影响，对于能否如期解放海南岛，上上下下都提出不少疑虑和担心。特别是，防守海南岛的国民党防卫总司令薛岳收容整编了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及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配备50艘军舰和30多架飞机，将由国民党海军、空军和陆军构成的立体防御体系称为“伯陵防线”，着实给只有木帆船的我军跨海作战行动带来很大考验和挑战。同时，根据当地水文气象来看，每年只有正月到清明期间琼州海峡是北风或东北风，渡海最为有利，一旦过了谷雨（4月20日）就是南风，南渡就是逆风，跨海作战难度就会更大，拖延下去不仅贻误战机甚至可能造成难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解放海南岛的战略目标。

对此，韩先楚十分清楚，又十分着急。1950年2月第三野战军在广州召开的解放海南岛作战会议上，韩先楚指出“我们的渡海工具基本上是风帆船，要依靠谷雨前的季风过海，如果在谷雨前的5天内，也就是4月20日前不攻打海南岛，就要往后拖整整1年”，主张渡海作战行动要赶

在风向改变之前进行，并要求大举登陆时随第一梯队上岛指挥作战。尽管作战会议最终决定5月底完成渡海作战准备、6月渡海登陆作战，甚至给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报告中提出“时间可能要长，最好不限制，争取1950年完成任务为原则”，韩先楚还是根据渡海作战现实情况先后组织部队进行了几次“积极偷渡”，把一些先头部队提前部署到海南岛。

1950年4月16日晚上，韩先楚置个人生死和荣辱于度外，在没有海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冒着极大风险亲率第40军、43军4个师3万关东子弟兵乘坐400多艘风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跨海进击海南岛，并于次日凌晨3时冲破国民党军炮舰拦截，在海南岛的临高角抢滩登陆。4月30日，韩先楚指挥第40军把红旗插到了海南岛最南端，海南岛宣告全部解放。仅仅14天，薛岳指挥4个军苦心经营的“伯陵防线”便在“旋风部队”席卷下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抗美援朝，捍卫和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攻陷平壤后，疾速向中朝边境推进，并空袭我国东北边境部分城市，造成我国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危难紧急关头，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抉择，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和朝鲜军民一道共同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坚决捍卫地区和平。

1950年秋，韩先楚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出国前，他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是首批入朝参战部队。作为志愿军的先头部队，韩先楚直接指挥第40军在朝鲜北部温井地区充分发扬“旋风部队”快速接敌、迅猛穿插、分割围歼的战斗作风，迎头痛击南朝鲜军第1师，打赢了“出国第一仗”，打破了“联合国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序幕。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建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将第40军打响第一枪的10月25日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纪念日。抗美援朝期间，韩先楚先后参与指挥了第一、二、三、四次战役，为保障国家安全、捍卫和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一级国旗勋章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在新中国1955年授予的55位上将中，韩先楚因在战争年代作战迅猛、出奇制胜而为人称道、享誉全军，被称为“旋风司令”。无论是东北大地，还是琼州海峡，或是朝鲜半岛，由他领军迎战之处皆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为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捍卫正义和平立下了不朽功勋。

东北鏖战，威震敌胆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双方都把夺取东北地区作为己方优先战略目标。对我方来说，东北地区资源丰富、物产丰饶、工业基础好，先敌占领东北，可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奠定重要物质基础和提供战略支撑；对敌方而言，倚仗兵力优势和精良装备，妄图将东北据为己有，抢占胜利果实，为继续推行反动统治“输血供养”。按照中央制定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东北局针对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态势，先后在北满、南满等地发起一系列战役，稳定东北局势，扩大革命力量。

